

詩經說約

8/8

□ 12
3510
11



門 12
3510
卷 11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一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彞崇訂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
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尊祖也后稷
生於姜嫄文
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推
以配天焉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邠氏女名
嫄為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禘也弗之言破也
茲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
媒言謀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天子親往
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於郊禘之前

詩經說約

卷之二十一 大雅

職彙居

昭和二十九年五月六日
今田牛代氏

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入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天。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孔疏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節

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訾之女曰常儀生華。以堯與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傳及司馬遷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鄭信讖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少昊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她謂其為後世子孫之妃也。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禘祀以求子。唯禱為然。故知禘祀是禳禱也。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玄鳥。燕也。燕至在春。今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其來主為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

祀於郊禘之神。天子內官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官之正。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却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禘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韠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禘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方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

嚴緝祭法云。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疏義世妃正也。也。或曰。為其後世子孫之妃。○載震者。受孕之始。載風者。將生之時。○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疏云。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

又次燕寢之旁。生子。不於夫之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以正室燕寢尊故也。

大全孔氏曰。周公以土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夫焉。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故王者可以祖配天。○慶源輔氏曰。初生周人者。實姜嫄也。生民如何。是又問其所以然也。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民播種。而利及萬世。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靈異乎。

通解攸介攸止。舒曠可止息之地。即郊禘之地也。輔氏曰。當產而辟燕寢居側室。其自載斂者至矣。載斂即載風意。六帖生民肇有厥從何始。巨跡之疑。正得釋然。郭景純所謂宜

領其玄致歸之冥會此類是也

古義事稷者以封為諸侯故稱后以為稷官故稱稷周語云稷為大官以其職在稼稼為五穀之長也

麟按集傳源魚倫反與民叶古義真韻一截祀子止古義紙韻一截集傳夙相即反育曰逼反與稷叶古義職韻一截古義又云復帝武敏歆句朱子以歆字屬下句讀無此文法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留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圻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圻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

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圻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入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疏義曰寧又曰康慶言之以見上帝安享其祭意講意與克禋祀弗無子等相照也

六帖因居然生子而知上帝之寧我康我之禋祀也或疑如此則何為見棄不知此是追述之辭且詩體每章一義不曾許汝一氣說到底正不必拘拘乃爾

麟按集傳害音曷與月達叶古義曷韻靈寧青韻祀子紙韻各兩句一連轉折說然是四句一截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水

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咏矣。實覃實訥。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茫字。愛會。值也。值入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
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訥。大載滿也。滿路。言
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
異也。於其始收而養之。

麟按集傳翼叶音異。是與字為韻也。下去呱訥路。亦俱一韻。觀
集傳咏訥皆叶去聲。可見平林四句。偶作一氣。趕落耳。然林林
冰三字。亦自作叶。說見六帖。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稌穰穰。
麻麥濛濛。瓜瓞嗶嗶。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

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菹。大豆也。旆旆。枝葉揚起也。後列也。
穰穰。苗美好之貌也。濛濛然。茂密也。嗶嗶然。多實也。○言后稷
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
戲好種植。麻麥。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農師。
通解岐嶷。言氣象端偉。如斬然。見頭角之謂。

麟按詩緝匍音白。嶷音逆。與食一韻。蓺之句。帶轉。下旆穰一韻。
濛嗶一韻。上三句。言其人。下五句。言其事也。濛濛然。茂密也。嗶
嗶然。多實也。成句亦本毛傳。但茂密。毛作茂盛。

○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厥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
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邵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藁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

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衰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穡也怪其實怪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采也粟不秕也既收成見其實皆粟栗然不秕也節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節節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

○又○度○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孔疏杜預云節始平武功縣所治聚城是也

嚴緝張子曰他人之穡則任其自然惟后稷之穡則盡不力之助有相之道焉贊化育之一端歟

大全華谷嚴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自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亦滅

裂鹵莽耘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慶源輔氏曰夫自浸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要其成而言之耳

古義此音后稷已為農師之事

麟按道叶徒古反茂叶莫古反衰叶徐久反好叶許古反一韻栗室又一韻依集傳則草苞秀俱叶似不必孔疏聚城之聚音

台部同

誕降嘉種維相維秬維糜維芑恒之秬稂是獲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也秬黑黍一稗二米者也糜赤梁粟也芑白梁粟也恒徧也謂徧種之也

任有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積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獲畝糜芑言任負五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孔疏稱是黑黍之大名。一稊二米。是其嘉異者。別名為秬。蘇傳任擔也。

呂記王氏曰。后稷既即有部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藝。

嚴緝稱音孚穀皮也。

輯錄解頤曰。秬秠可以供饗。糜芑可以供粢。盛。木全安成劉氏曰。后稷得國而始主祭。則宗廟羣神之祀皆始此矣。○豐城朱氏曰。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糜芑。

言者自其種之嘉而所以供祭祀者言之也。

麟按集傳畝叶蒲消反。負叶扶委反。與秬芑祀一韻。誕降嘉種三句一截。恒之秬秠三句一截。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蕪或蹂。釋之與。豕豨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登。脂取羝以載。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打也。蕪。揚去糠也。蹂。蹂米取穀以繼之也。釋。浙米也。豩。豩聲也。浮。浮氣也。謀。卜。自擇也。惟。齊戒具修也。蕭。蒿也。脂。脾管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脾管。蕪之使。臭達牆屋也。羝。牡羊也。載。祭行道之神也。燔。傳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承歲而繼往歲也。

鄭箋春而抒出之。燔之釋之。悉之。以為酒及簋蓋之實。燔烈其肉為尸羞也。

釋文抒。蒼頡篇云。取出也。糠當作糠。亦作康。米傍康非。

孔疏。燔謂使人蹂踐其黍。四者言各有司存。並皆敏疾。○載祭

行神。取羴羊之體。伏於載上。秋官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羴者。天

子諸侯異禮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穗。○朱氏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

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或取蕡以祀載。或燔之。或烈之。四者皆祭

死之事。

載緝燔是近火燒之。烈是遠火炙之。

大全安成劉氏曰。周禮大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即

執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按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

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大宰掌百官

之誓戒。與其具修齋者。散齋七日。戒者。致齋三日。具謂所當供

修。謂掃除糞污也。○鄭氏曰。臍膾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孔

氏曰。言牡羊者。祭不用牝。○曹氏曰。宗廟與載皆有尸。燔烈所

以為尸羞也。

通解。擇士禮雖見射義。然石稷時助祭。必未有諸侯取蕭祭脂

以祭宗廟之神。而姜嫄在其中。然姜嫄必特廟。亦不在宗廟之

中也。行於五祀。最小。又冬祭最後。言取蕡以載。則羣神在其中。

矣。此二句蓋包內外之神言之。興來嗣往。活看是勿替引之之

意。

六帖備以備庶羞烈以實薦且

古義蕭爾雅云荻也毛公李巡皆以為蒿今按爾雅又釋蒿為
散則蕭非蒿嚴云蒿者總名也曰蕭者蒿之香者也故疏以為
香蒿也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
葉莖蠶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焚之為
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羅云蕭蓋甸師所供周禮甸師祭祀共
蕭茅先鄭但作縮茅解之杜子春始讀為蕭祭脂鄭謂祭牲之
脂即信南山篇所謂膋也膋者牛腸脂也說文云戴角者膋無
角者膏取蕭祭脂者取香蒿及祭牲之脂雜燒之所以達其馨
香之氣使神歆饗之也其燒斗二物又必合黍稷按禮記疏云
一祭之中再度炳蕭故郊特牲云取腍膋升首報陽也祭義亦

云建設朝事燔燎膋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朝踐炳蕭也郊
特性又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炳蕭合膋蕭此饋熟炳蕭也朝
踐即朝事謂薦血腥時也饋熟則薦黍稷時也膋者膋膋之別
名膋香同字指黍稷也曲禮云黍曰膋合是也此宗廟之祭所
用觀祭義言設為宗祧及報氣報魄等語可見灌塗求諸陰炳
蕭求諸陽奏樂求諸天地之間羅云昔有虞氏尚氣血腥燔祭
用氣商人尚聲以聲音之號詔告天地之間周人尚臭以鬱合
鬯灌以圭璋而使臭陰達於淵泉既奠然後炳蕭合黍稷膋蕭
藝之而使臭陽達於牆屋臭陰以水而報魄臭陽以火而報氣
古人以神之道微不可搏執故求萬物之理以為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故用百物之英華庶幾歷而留之此蕭

之氣繞於牆屋則牆內乃蕤蕭之地故曰蕭牆之內王應麟云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彫五禮精義謂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妹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較者祭道神之名其祭有二周禮夏官大馭職云掌馭玉路以祀及祀較王自左馭馭下祀登受繼祀較逐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繼右祭兩軛祭軛乃飲鄭注云行山曰較祀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苦芻棘栢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輶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苦芻棘栢孔謂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為神主又戎僕職云掌馭戎車祀較如平路之儀祀較說文作範較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較既祭較輶於牲而行為範較孔氏謂較今御

大夫用酒脯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此出行之較也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冬祀行即周禮儀禮所謂五祀也鄭注云冬陰盛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較上孔疏云按鄭注聘禮云禮畢乘車輶而逐行惟車之一輪輶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較惟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輶云北面設主較上者以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馭云蓋以苦芻棘栢為神主也此祭行之較也據此詩下文有以興嗣歲之語當主冬祭行言載之言則也言則有此物也毛傳云傳火曰燔烈說文云火猛也蓋謂以猛火炙之按周禮

羣人職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燔即楚茨篇或膳或
 炙之燔祭禮獻以燔從脯說文以為乾肉疑即此所謂烈也從
 獻者謂送於獻酒之肉炙也數謂多少量謂長短如儀禮脯十
 脰各長尺二寸之類按曾子問云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是
 五祀有尸之証也

麟按呂記所引朱氏云去蓋朱子舊注也其後有所不安而改
 之然猶存四者之說則四者謂載謀以下四句也陸聚岡曰浮
 浮以上本皆祭祀之事但屬秬秠糜芑說來經文明有祀字人
 皆易曉不必解了載謀以下則於上文無所因故曰四者皆祭
 祀之事不但浮以上為祭祀之事也此說看得最確浮一
 韻惟脂一韻較烈歲一韻集傳歲叶音雪也上下各五句為一

截除首句引起末句總收各兩句為一連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實時后稷肇祀
 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賦也印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禾羹也居安也
 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實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
 ○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
 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
 庶無罪悔而至於今矣魯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
 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
 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鄭箋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孔疏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對文則異名。散則皆名豆。再言豆者。豐之以足句耳。經惟言盛于豆。傳詳其所盛之物。天官。華。人。掌。豆。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音不和。實於登。是登為大羹。清者肉汁。不調以監。采。大古之羹也。清音注。郊特牲曰。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

呂記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羣神。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

通解此詩本為尊祖以配天而作。故上章備道其祖之事。著其可配天之實。此則言郊天之應而歸之於祖也。後三句語意云。蓋自后稷之肇祀。已庶無罪悔。以迄於今。則上天眷之。亦自肇

祀時以迄於今矣。應之安得不速乎。言天監我祖之明德。是以享我子孫之祭祀也。肇祀只是始受封國。意不重祀上無罪悔。主稼穡相天言。蓋能教稼穡則體上天養民之意。功契天心。德孚上帝矣。此即所謂無罪悔也。然民享嘉穀之利於無窮。如此則此功德之契於天者。又不特一時而已。此即所謂以迄於今也。作文直一氣講下。曾氏教天之說。非是。六帖后稷肇祀三句。形容祖宗功德。婉而暢。典而實。漢人符命萬分不及一。

說通有相之道。無罪悔也。后稷之德不止於今。言於今者。就祭之且言也。

麟按薛詩說。此章主后稷而言肇祀三句。只在后稷身上說。斷

詩經註
不可用魯氏注陸詩通此正見稷之無忝於天俱同○此章八句當四句一截前四句以登升歎為韻後四句以時祀悔為韻集傳時叶上止反也然末句今字仍與登升歎為叶最有節次聲調然則隘巷章字翼去呱路固相叶中三四五句一氣冠落處林林水亦自相叶者體亦正同但六帖於隘巷章已標轉韻獨此章八句皆為一叶又不知何解古義則欲以登升為叶屬蒸韻故今為叶屬侵韻非不精細但如此四句一截之理未免破碎且古叶十蒸十二侵本通用也疏義大全俱云歌下與今叶今上與歌叶而不及登升魯詩世學云登升為韻歎虛今切與今為韻則皆同古義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末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頌酢之禮也欽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章當為八句則去呱許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二章已後七章已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誣字

大金慶源輔氏曰先生疑此詩專言后稷而不及於天則固非可用於郊祀上帝之時矣若郊社後有受釐頌酢之禮則用此詩可也按漢書注如淳曰釐福也應劭曰祭餘肉也顏師古曰字本作禧假借用耳○新安胡氏曰段氏云郊祀后稷樂歌已見於頌郊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太巨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耳○安成劉氏曰

忠厚也。固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老。言以成其福祿焉。

此詩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丁詩之意實為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受釐之樂歌也。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與也敦聚貌句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然敦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鄭箋年維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疏義行葦敦然本有生意兄弟戚戚亦本有相親之意也。此以愛物之意興親親之意而其要在勿踐履莫遠具爾二句。韓錄句曲生者萌直生者肆筵行燕禮也授几優尊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敦然始句萌之行葦勿使牛羊踐履之則自然漸之甲折成形而其葉泥泥然柔澤矣以興戚戚然之兄弟莫使之相遠而常相親近則自然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矣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疎故耳若常使相近相見情意淡洽則相親相敬相與燕樂其於肆筵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此為首章一篇之意皆具於此最當玩味。東萊呂氏曰敦彼行葦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

古義筵說文云竹席也引周禮度堂以筵筵一丈授說文云子也几說文云踞几也象形徐錯云人所凭坐也阮譔云几長五尺高廣二尺又馬融云几長三尺禮圖云几兩端赤中央黑陳祥道云席嘗設於賓未至之前几常授於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設脾臠或歌或嘏

賦也設席重席也緝續却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之使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舉爵也夏曰酌殷曰斝周曰爵醢醢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臠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嘏言侍御

獻醕飲食歌樂之盛也

孔疏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藉藉此當與之同也相續代而侍者鄭謂博史主酬賓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辨之云舉爵也爵酒器之木名故儀禮飲解亦云李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異其文耳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內魚雁之屬為之名也服虔通俗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等孫炎曰磬鼈等也○醢所以醢醢禮遵豆偶有醢必有醢故云非醢則醢醢醢

人云朝事之豆非道醢醢是也
蘇傳兄弟之老者既陳之筵又設之以重席既授之几又有相
代而侍之者

疏義盥洗之爵即酌奠之尊互言以成文耳此合也徒猶但也
但擊鼓不合樂也輔氏曰鼓者衆音之主言鼓則衆音舉矣
輯錄緝御禮所謂更僕是也殺之美者曰胾曰臠皆甘而脆也
木全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慶源
輔氏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二句承上章而言肆筵授几之
際其意有加無已也

通解此章只隨事鋪敘○胾臠臠臠即嘉殺也○宴禮之盛
如此所以昭神貺而示慈惠也

六帖醢醢四句要見徹於廟者悉登而為燕私之需作於廟者
悉入而為後寢之奏

麟按集傳涉魚駕反與學叶矣陟略反與學叶當兩句一連四
句一截不必泥總注洗爵奠俎者變文叶韻耳玩孔氏疏則醢
醢二字連說非兩項詳見後籩豆靜嘉句○既曰鋪陳曰筵
藉曰席則筵下席上是以遠於身近於身者分別言之非重疊
布設之謂蓋鋪陳者品物藉藉則身所及也

敦弓既堅四鍤既均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披四鍤
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鍤金鍤剪羽矢也均參
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

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白、鼓、通謂引滿也。射禮摺三。故既挾四鏃則徧釋矣。如樹如手執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無憚無敖無借立無踰言者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

孔疏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摺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摺三挾一今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呂記鄭氏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序。東萊曰四鏃

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鏃如樹專言獻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嚴緝諸臣不必畫弓以天子之燕射故舉天子之子言之。輯錄疏云四矢皆輕重均亭故曰四鏃既均。

通解古人射必飲酒况此射又為燕設故以中多者為賢則使中少者飲罰爵以不侮者為德則使侮者飲罰爵無非洽賓主之歡不徒序之而已也。

六帖序賓以賢禮所為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皆跪曰敬養是也。序賓以不侮記所謂皆立踰言者有常爵若是者浮是也。此章之歎王肅以為燕射是也。東萊曰孔氏謂燕射在旅酬後不當在會孫維生之上。遂從鄭氏以為大射不知此

篇乃成周燕兄弟親戚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奠獻酌尚多言酌六斗析黃者於既射之後豈不可也。愚按呂說固是然紛紛異同皆因說詩要將各章前後次序可也。若知詩章本無次序亦自不勞辨論。

說通兩序總是一時事皆中則以多為序皆多中則以不博為序設方以盡歡唯恐兄弟一人之不飲也。

古義鈞 神廟譯
按今文通作均。集傳堅古因反賢下珍反與均均叶古義真韻一截集傳句音始古義鐵胡茂翻宥韻集傳樹上上反與侮叶古義磨韻一截然據疏義大全句叶古侯反則侯平聲又

一讀也。注疏於此章俱引孔子瞿相之圃事中有序庶者人姓名固與子路並稱也。有為序賓以賢文者混序點之序為序。賢序字然則世之云博雅者令其所用出於吾輩之不知豈盡確然乎故博雅所尚也。真博雅者必不以徒博為雅鑒於此類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太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醕厚也。太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耆老人之稱。以祈黃耆猶曰以介耆壽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斝萬壽用斝耆壽永命多福用斝耆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台背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翼輔祺吉

言經詩經 卷二十一 大雅 賦 職 職 職

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道。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

鄭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孔疏太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法勺五升在六寸長三尺是也。此益從勺器把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涸痛背若鮫魚兩雅作鮫故箋申之云白之言鮫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鮫背背有鮫文或當然也。

疏義台背比之黃者為尤老。蓋肉消而皮舒故其文如此也。輔氏曰以引則不昧於既通以翼則不急於既行。既得老壽矣。又必以善道自相引翼庶以享其祺介其福焉。蓋必做好德

而後考終命享之介在乎人也。

麟按集傳驪音乳則是與主叶也。下斗與壽叶翼與福叶福亦叶筆力反只如此為直捷。古義主醜磨韻斗者有韻翼福職韻是也。然必以四句為一截兩句為一連。台背既老於黃者則第五句是文筆轉處不必帶在。祈黃者句內曾孫曰主對上兩序賓賓字訛然只同姓。黃者台背分三項。爾雅注黃髮髮落更生黃者者猶耆也。疏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方言云秦晉之郊陳亮之會謂老曰耆。燕休北鄙謂耆為熟。郭彼注云熟面色似凍黎也。孫炎曰耆面如凍黎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台背見前。

行葦四章章八句

太平也醉酒飽
德人有士君子之
行焉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
以四句與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
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疏義一章言設燕之意二章言燕飲之禮三章言燕射之
樂四章言祝頌之情
大全慶源輔氏曰先儒分章之誤皆由不知此興之體音
韻之節故也是以先生於序說不得不明辨之
麟按今人於詩不知段落轉折者其失亦同故編中尤詳
於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竹

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鄭箋在意云滿是謂飽德福謂五福也
孔疏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此說醉備五福
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
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惟命謂皆生依
好以至老也福者備也備者木順之總名此篇言君子萬年是
為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
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為下具此五者故箋
以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為下總目也
呂記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疏義二章以後皆以反覆詳言此福也介爾景福與以介景福

詩經卷之六
大雅

不同以介景福是求以致之介爾景福則彼自錫之爾
大全慶源輔氏曰醉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神獻酬飲食歌樂
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益德寓於物言德則可該之

六帖萬年言其久謂云通後世而言不必依疏作壽說
麟按集傳福亦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既醉之酒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賦也。教祖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

大全豐城朱氏曰上章言介其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
者亦指福之高明光大而言耳

通解將殺亦指前篇燕飲事

麟按集傳明亦叶謨郎反古義陽韻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倣公尸嘉告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

洪範所謂考終也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倣始也公尸

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

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

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

之

孔疏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迷則是終有倣亦介爾之
事

嚴緝融者混融徹上徹下無復疑滯明之盛也○舊說以令終
為考終命此非臣子祝君之辭

太全豐城朱氏曰。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今終言其福之悠
 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朗。猶天保之言。單厚多。益若以德言。而實
 以福言也。東萊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而燕。臣下
 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卒章。皆進道祭之受福。以明
 頌禱之實也。

通解有融者。明之盛。高朗者。明之極。以昭明為主。然是極形容
 之詞。無漸進意。大意則言受福之君。為赫之命。所屬是以安
 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熙洽。子孫著術。其光明俊偉。氣象自然
 如此也。

麟按古義融終。東韻併告。屋韻亦依韻。兩句一連轉折說。
 ○其告維何。邇且靜嘉。朋友攸攝。以威儀。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攝。總
 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
 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
 太全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特也。○
 安成劉氏曰。將祭之先。筮其巨之吉者。成之使之助祭。為裸獻
 之事。謂之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之詞。所以重祭事也。○臨川
 王氏曰。其設之也。至謹而為之也。至美與執爨踏踏為俎。孔碩
 君婦莫莫為豆。孔庶同意。○孔氏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
 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漆漆是也。漆。喜切。○臨川王氏曰。攝以
 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飭。同意。○慶
 源輔氏曰。其告維何。問尸告之辭。若何也。邇且之靜嘉德之寓。

於物也。朋友之攝簡，以威儀德之寓於人也。祭祀之事，無大於此二者。人纔敬則自然收斂，而相攝佐以威儀矣。

通解其告維何猶是詩人之詞，與其類維何不同。彼即是只告之詞。攝字原有簡佐二義。故集傳前言簡後言佐，互文也。

古義自此章以後，首尾相銜，亦舛體。籩，說文云竹豆也。面徑尺柄尺，兩雅云木豆謂之豆，崇尺厚半寸，其實皆容四升。周禮籩人掌四邊之實，朝事之邊，其實糲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鱠饋食之邊，其實棗栗柶乾稜榛實加邊之實，淩芡棗脯羞邊之實，糗餌粉粢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麩鷄菁菹鹿鸚苾菹麩鷄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粉麩醢麩蜆醢豚柏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滂菹雁醢，筍菹魚醢。

醢，蓋豆之實，融食糝食。

麟按集傳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古義歌韻。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壻匱，竭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孝子以舉其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疏義類善也，即福也。攝以威儀助祭者之威儀也。威儀孔時，主祭者之威儀也。

古義孔鄭云甚也。陸化熙云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威儀不一而悉如其節，故曰孔時。孝子謂主祭者之嗣子。

文王世子篇云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陳皓云登自堂下而升堂上也以特牲禮次序言之先時祝酌爵解奠於鉶南俟手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為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飲鉶南之奠爵嗣子盥而入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所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奠爵之後禮畢尸出乃餼餼食尸之餘也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餼也此三事者受爵在先獻次之餼最後上嗣適子之長子為最上也呂大鈞云孝子飲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匱說文云匣也毛訓為竭者當是匣中空之義當旅酬告利成之後而其誠不少衰竭於祝祭迎尸之始故曰不

匱

麟按此與上章亦俱兩句一連說然集傳各言汝之云云而下言又省又有云云則固的對意會可也時集傳上止反與子叶古義時子紙韻匱類冥韻○特牲饋食云嗣舉奠注嗣主人將為後者舉飲酒也將傳重累之大夫嗣子不舉奠辟諸侯記嗣舉奠佐食設豆鹽○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賦也壺宮中之菴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音莫大於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之萬年景命有僕賦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

命之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嚴緝此章問以繼嗣而言福祚者言天錫以繼嗣故祿祚不絕也

麟按此章天被以下三句雖只似說祚然萬年有僕內有一胤字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嚴緝此章問以福祚而言繼嗣者言天錫以福祚故繼嗣繁昌也與上章互言之耳

麟按此章釐爾以下三句雖只似說胤然女士賢子孫內有一

字成也太平之男
子能持盈守成
神祇祖考安樂
之也

祚字○士子今詩韻本同在四紙

既醉小章章四句

是鷺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鷺水鳥如鴨者鷺鷥也涇水名爾鳥歌士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白緝而賓尸之樂故言是鷺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殺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孔疏釋鳥鷺沈是某氏曰詩云弋是與雁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鷺陸璣疏云木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鷺與是俱在涇故知是屬蒼頡解詁云鷺鷥也一名水鷺鷺鷺在涇水之中得其處也燕尸之禮大夫

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公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

呂記李氏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嚴緝錦京近涇水。指土地。所見言之。疏義此以樂得其既為興。

輯錄何氏曰。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大夫以下。以孫為尸。

大全廬陵李氏曰。繹。尋繹前祭也。○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爇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慶源

輔氏曰。賓尸者。以賓禮燕尸也。此乃繹祭燕尸之樂歌。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及其尊敬之誠耳。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

通解興意。只到來寧止下。並同寧安也。向也為尸。未免有象神之勞。而拘束不安。今則登筵依几而安矣。福祿亦承燕飲受君恩說。不是頌禱。

講意首章大意已盡。下不過反覆詠歎之。

六帖成者。諸福畢至。○徐士彰曰。楚茨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專為次日之燕也。燕於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古義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昨何休云。禮總

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寔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邢昺云：繹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

麟按：禮書注杜佑又曰：天子不以公為尸，諸侯不以卿為尸，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為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卿大夫不以臣為尸，俱以孫者，避君故也。皆與輯錄何氏語相發。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敬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興也。為猶助也。

毛傳：沙，水旁也。

孔疏：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有沙也。易需卦九三：需

于沙，注云：沙，接水者。

輯錄說文：宜，安也。

說通亦是無拘束喜愜，而得其宜也。嚴氏亦曰：來而宜之，謂樂之也。

麟按：集傳沙叶桑何，反。宜叶牛何，反。嘉叶居何，反。為叶吾未，反。古義歌韻。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澆，爾敬伊臚。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澆，酒之流者也。

輯錄輔氏曰下自上而下易辭也

太全釋文曰滑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泚之而去其糟也
通解處安樂也與蓼蕭譽處之處同

古義爾雅云小洲曰渚即渚字釋名云渚遮也能遮水使迴也
脯說文云乾肉也釋名云搏也乾燥相搏着也周禮腊人掌乾
肉凡祭祀共豆脯薦脯注云薄折曰脯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

○鳧鷖在溪公尸來止熏熏音酒欣欣燭炎芬芬公尸燕飲無有
來崇

興也溪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
孔疏溪音如業則業是聚義且字從水衆知是水之會聚之處

說文云溪小水入於大水也

六帖收降以前日祭祀言只就神眷寬說來崇以今日燕飲言
則前日之福積而高大

麟按集傳降叶乎攻反古義東韻○吾郡去閭門數里有五溪
涇是五小水所會嘗與子常泊此知命字之當也

○鳧鷖在豐公尸來止熏熏音酒欣欣燭炎芬芬公尸燕飲無有
後艱

興也豐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
也

通解後艱後字只就釋時言對前日祭時看故曰後何以謂之
艱蓋福於前不福於後則謂之艱今九重殊遇有加無已福之

隆於前者不替於後何艱之有

麟按集傳艱叶居銀反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君子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
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
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
鷖者也

毛傳假嘉也

孔疏假嘉釋詁文民人散雖義通對則有別
巖緝左傳中庸皆作嘉樂則假訓為嘉也

信錄保如天保之保謂有以安之也右如左右之右謂有以助
之也命如命令之命謂有以付界之也既保之而又保之既右
之而又右之既命之而又命之所謂申之也○此詩明德乃其
本宜民宜人以卜皆明德之效驗

大全慶源輔氏曰假樂君子是作詩者美而樂之也唯其美之
故樂之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
宜謂心愜之人愜之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為天
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無窮之意在已之德不已則在天之
命無窮也○豐城朱氏曰嘉樂言德之可嘉可樂明則光輝而
不昧令則純粹而無駁此其德之所以為美也受祿于天此自
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

麟按往嘗讀先章一保右命之二句文作兩扇格前扇內以保
 之右之命之作三小比後扇內以既保之而又申其保既右之
 而又申其右既命之而又申其命作三小比數為其奇不知其
 本輯錄也六句作三連則首一連言其本中一連已然之福後
 一連將然之福合輯錄大全語看自明子集傳音則與德叶天
 鐵因反命彌并反與入申叶

○于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
 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于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
 蕃至於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
 法者

太全朱子曰上二句是願其子孫之多下四句是願其子孫之
 賢又曰此詩次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衆且賢此意甚好
 ○廬陵趙氏曰君之福祿莫大於子孫衆多然非賢則不足以
 膺受昇付至於遠越法度非所以為福矣故言王者子孫衆多
 者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如春秋之時諸侯請隧襄王
 以王章而不許魯災命臧象魏而季武子以為舊章之不可忘
 蓋成王周公制禮作樂秩然成章傳之萬世可以遵守○壘山
 謝氏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總志述事之
 心○慶源輔氏曰此說王者于祿而得百福然却不說其他只
 說其子孫之多且賢者蓋福祿無盛於此也有能敬可美之德
 則自然宜君宜王矣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是詠上兩句

言經言終
卷二十一
詩經

語類不愆，是不得過，不怠，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
六帖作聰明者，彼小先人制度，好逸豫者，并置祖宗成法，繼體
守文，出此入彼，故言不愆，不怠，可謂曲盡其意，率由舊章，文選
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

麟按：福集傳亦筆力，反與億叶。此章子孫以下，皆兼嫡庶三章
以下，則專以嫡為天子者言之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臣，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
能無私怨惡，以正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此與
下章皆稱頌其子孫之辭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
呂記鄭氏曰：羣臣，羣類也。朱氏曰：羣臣也。

巖緝無所怨，無所憎，惡推誠樂與，惟循用羣臣之賢。

大全慶源輔氏曰：威儀，以其見於容止者而言，德音，以其形於
聲譽者而言，容止抑抑，然甚密而無間，聲譽秩秩，然有常而不
替，其德可謂全矣。能如此，則自然無私怨惡矣。率由舊章，能循
用先王之法也。率由羣臣，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而能如此，
則宜其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也。綱，乃網之大繩。○黃氏曰：
此章上四句，即所以為綱之道也。是故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
足為一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強且富，不足為入君之福。詩人以
無疆之福，祝其子孫，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總之曰：之綱之紀，
其意不亦淵乎。

講意率由，如諫行言聽，信任之專，凡事惟任其自為，而我不可

詩經說約
卷二十一
大雅
三

一毫怨惡參其中也

六帖凡守成之君必賴多賢之助故并及用賢率由二字奇凡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反則惡作其原皆本於私意孟子所謂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怨惡所由來也無是二者廓然太虛知有人不知有己羣賢滿朝無所顧忌皆得展布四體各行其志各營其職國家何得不受其益乎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情暨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於位而為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

解於位民之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舉陶賡歌之意之勞逸在下而樞机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於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呂記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為統紀為目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

嚴緝外而百辟內而卿士

疏義於政治之大體而總之無所遺於其節自而理之無所紊則天下重任皆歸於已矣故臣下恃之以安而愛之願之惟欲君之無逸以逸其民也

太全東萊呂氏曰秦檜云友邦家君酒誥云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安成劉氏曰集傳言亦者蓋此

詩指諸且謂朋友亦如既醉指助祭之且為朋友也。○慶源輔氏曰之綱二字又疊上章末句而併言之紀者凡綱目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也。人君能紀綱四方則臣下自然賴之以為安若在上者管束不來則臣下何恃以為安也。下賴以為安故皆知愛媚於其上如此上下之情綢繆如一而血脉自相貫通故在上者不解于位則在下者所以休息也。○廬陵曹氏曰此二章朱子定為稱頌子孫之辭則是以當然之事為將然之期上章既極其稱頌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頌之中而寓規警焉蓋人君居天下之尊而使治效及於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為之臣者但知已之得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舉安是豈公尸之所願哉此其規戒之意有默寓焉者矣。

麟按之綱之紀亦蒙上文當知之屏之翰例作四方之綱四方之紀說呂說疏義雖謂與朱異然足相發朱但敘本文呂又推其言外意也方嘉又規詩人有此意無此言耳集傳友叶羽已反古義紀友士子紙韻位暨寘韻然六帖作一叶。

假樂四章章六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一終

詩經說約

卷二十一 大雅

三

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二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彛參訂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二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彛參訂

召康公戒成王成王
將位。政戒以且事
美公劉之厚於且而
獻是詩也

為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裏餼糧于橐于囊
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賦也。篤厚也。公劉，石稷之曾孫也。事見幽風。居，安康寧也。場，疆
田畔也。積，露積也。餼，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戒，介
揚，鉞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游泚，政當戒以民事，故詠
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
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
入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

於此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毛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

鄭箋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于盾也。戈句爭戰也。

蘇傳后稷始封於邠。傳於不窋。而失其官。薛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

嚴緝遷國安民非篤學者不能。

大全釋文曰。王肅云。公號劉。名尚書傳。公爵劉。名。孔氏曰。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董氏曰。疆者田之大界場。是小東今之小田。滕也。滕音承。華公嚴

氏曰。饑乾食糧米食。○孔氏曰。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

斧重八斤。一名天鉞。○臨川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黃氏曰。言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公劉為戒。無逸之書。必以大王王季文王為說。善進戒於君者。皆知是也。○壘山謝

氏曰。周人以思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後遷豳之事。夫公劉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固安

能讟讟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先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其遷都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糗糧兵器之備

匪康之效驗也。其遷都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糗糧兵器之備

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其後武公之治內治外，以王之
內脩外攘，皆同此一轍耳。○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
有以蓄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於為民之
心可見矣。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
方，啓行。然後可，三字可見公劉之心。

古義按：郃在今武功縣，郃在今邠州，皆屬陝西，西安府相去百
餘里，然自不窳已，自窳於戎翟之間，不居郃矣。程泰之謂慶州，
南三里有不窳城是也。是則公劉遷豳，乃自不窳城遷，非自郃
遷也。積，說文云聚也。朱子云：露積也。按：露積之禾，曰庚，甫田篇
所謂曾孫之庚如砥如京是也。倉，說文云穀藏也。史記云：公劉
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陳際泰云：西夷

當黃河之曲，土地肥美，宜稻。蓋黃河在天下皆害，而在河西獨
利，積倉固然耳。

麟按：積露積者，恐似今之露天囤，以藏穀米，與倉正同。彼曾孫
之庚，自指禾稼未收入者，故下言求倉處之，求車載之，為藪時
也。太全引嚴曰：糧米食，然詩緝本自作食米，輯錄又曰：餼，乾食
糧，穀食。孟子集注：餼，乾糧也。此訓餼，食糧，糗則食
即糗也。糗，熟米麥亦乾糧也。集傳行叶戶郎，反古義陽韻。

○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承歎陟，則在嚳復
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賦也。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
承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嚳，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

也。容力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力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中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嚴緝黃氏曰詩人之情其惡是人也必言其車馬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不足以稱之其喜是人也亦必言其車馬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足以稱之。

疏義於胥斯原是總言之陟巖降原又詳言之。

麟按集傳巖魚軒反與原繁宣歎原一叶舟之遙反與遙刀一叶瑤說文云玉之美者李云瑤亦玉但光之搖動者則為瑤耳此見古義據鞞琫有秘解琫為鞞之上飾而此云刀飾又稍異

容力容飾之刀李孔疏古義云刀無受飾之處或指其柄也。

○篤公劉逝被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溥大觀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丘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警度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於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言於是語其語無不於斯焉。

孔疏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言相立都邑

嚴緝疏曰言言謂一人自言蘇氏曰施教令疏曰語語謂兩人

相對蘇氏曰議政事

疏義高丘而衆居諸本作高山而衆居山字誤

大全董氏曰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州之京也王配于京則

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雒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云

新絳故絳也○安成劉氏曰雒邑亦謂之雒師正京師之意○

廬陵蘇氏曰公劉營邑於邠亦是人煙繁盛之地故曰京師之

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王氏曰上章先定民

居而此章乃相字亦厚於民故也

通解為之居室則攸躋攸寧在其中矣為之廬旅則送往迎來

有其所矣

講意四于時俱指京師之野言正營度時也非已然事註中無

不於斯馬又是總申四個于時字言言語語俱指其處亦不但

謂言語

麟按遊彼等須看得與上章有別上雖始言相王實已定都居

民此雖言營度邑居實是專指度其可為宮室者言之也下章

則又是宮室以成時事耳此宮室只就公劉所自營之宮室言

四項頗冠冕處處蘇呂巖俱作以居居民疏義又兼上下俱不

是上章注曰庶繁居之眾順宣居之偏則固久矣民非露處矣

逝彼云云者原惟廣故必周流而後可徧覽之京惟高故必登

其尤高者而後可遠視之一相其包絡一審其拱峙也百泉巖

曰衆水也今地理家言衆水所聚為得水也曹氏據杜佑云百

泉在漢為朝那縣在唐為百泉縣當是其地因詩百泉而得名

猶因杜詩不夜月臨關後人遂置不夜關耳然古義引廣輿記云平涼府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即百泉也則又非凡指象泉之謂集傳京居良及與岡叶野上與及與處旅語叶○在唐為百泉縣名物疏又云隋改為百泉縣唐因之然今平涼亦無此縣處處向懷葛文亦主堂以淮政寢以安身說○篤小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進俎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乾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依安也踰踰濟濟羣且有威儀貌俾使也使人為之設也凡也登登登也依依凡也曹羣牧之處也以豕為殺用乾為爵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也○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為之

燕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厲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疏義曲禮凡行客大夫濟士踰注濟以脩飾齊上之貌踰踰翔舉舒揚之貌

太全安成劉氏曰二依字義不同○廬陵羅氏曰宮室既成而祭之曰落左氏傳顧與諸侯落之○朱子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下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

通解于京斯依見非復前日陟降管廐之勞意故落祭於成室之後舉燕於畢祭之時同姓異姓踰濟而咸在也儉質分

貼承乾不妨然亦不可講太涼薄有礙落成盛事君宗通是有
所統攝之意而以同異姓為別享燕無此難於不亂也

六帖勞羣臣者勞其經國安民之功也則是落成之燕亦為民
而設○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陞森嚴君臣之分
不患不明特患廉遠堂高九閭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燕
飲之設主於導和初業之君與其臣披蓍斬棘沐雨櫛風奚翅
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
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於辨分周之
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
時各有所重也

說通執承用乾物力未豐自應如此無訓儉覽意但後人則不

可不思其儉質

麟按兩依字集傳俱於豈反與濟几叶曹牢乾叶末兩之字叶
六帖云末二句獨韻收集傳無說疏義太全與魯詩世學古義
則俱云就之為韻也○子常曰君宗猶位次云爾即飲食一
事○詩通曹者羣牧之所牢者曹之一處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四之字皆指臣言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
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
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
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方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做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言難土宜以授所從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孔疏言厚乎公劉之為君初至於幽既廣其東西既長其南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視其陰陽觀其流泉○天○氣宜其未泰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焉○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遂浸潤而耕之也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

單則是單而無副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即云徹田為糧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為軍國之糧也

嚴緝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唯單而已無羨卒也又於是度其隰原由田之多少以什一之徹法取於民以為糧食地利肥磽不同故必度之而後可以制賦三軍惟單賦法以徹兵食皆不病民厚之至也

大全問以孟子考之只曰八畝皆私百畝同養公由又公半云公由不治則非民私由不治則非吏怨未必是計畝而分朱子曰亦不可詳知但因雒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方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新安手氏曰太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由什一之法以儲粟周家軍制徹法皆

起於此。○廣陵羅氏曰：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安成劉氏曰：觀其流泉，以上言辨土宜也。其軍三單以下，言定賦稅也。而以邪居允荒，一語贊其盛也。

通解岡者制田隨高下之勢，故登高以望也。景岡相觀，雖皆就田言，然須各為一事。

六帖肯綮云：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岡者察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

說通其軍三單，當是重本息民，止立三軍，而不起家之副，丁如後世耳。

麟按：此章五，其皆指地言，非懸空字。○通力合作，如今吳中之盤土，亦遺意也。但通力合作，而不計畝均分，則時有後先。

有勤惰，爭與偷勢，猶有不免。不知然陽何以復有搖動之說。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戾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迺密，為鞫之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迺，鄉也。皇過，二澗名，為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泂，鞫水外也。○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迺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為鞫而居之，而幽地日以廣矣。

孔疏：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為順。

橫渡則絕其流故為亂大率民以南門為正此蓋阜澗縱在兩
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

太全東萊呂氏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
之象焉周之王業飛於此矣

麟按館亂鍛古義翰韻有集傳叶羽已反理有紙韻下則澗與
澗叶密與即叶也澗與澗叶與第三章之與之叶一例○此詩

惟第一章與第五章俱通章一叶第二章二換韻第三第四章
各三換韻第六章四換韻俱可依此轉折作截

公劉第六章章十句

大全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
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
天親有德邇來有道
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興也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饒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
饒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

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饒饒况豈弟之君子豈不
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

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
母

孔疏言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待
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灌沃米饒以

為饒之酒食○行者道也潦者兩水也行道上兩水流聚故曰
潦潦

詩經卷之九 九

疏義此以小物之功用興大德之功用。明入君不可無豈弟之德也。○注引傳曰：表記語又曰：大學語俱禮記文。

大全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強教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通解豈弟以德言。就君子身上說。二傳所言是就事上說。有是德方有是事。

說通興意可以景有味。挹彼注茲亦有意。以行潦之水。挹彼注此。尚無不可。豈豈弟君子而非民之父母乎。平淡美之正所以

戒之也。

麟按集傳。饕叶昌里反。毋叶滿彼反。餼。凡以醜作飯。今猶用之。吾吳俗以鍋故。概未聞。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纒。豈弟君子。民之攸歸。興也。濯滌也。

蘇傳纒所以盛酒。

通解歸與如窮民無所歸之歸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既。豈弟君子。民之攸歸。興也。既亦滌也。堅息也。

古義季云。可以濯既。則無物不可濯。麟按集傳。既叶古氣反。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
求賢用吉士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說

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

以為戒。此章總序以發端也。

疏義成王歌之。召公矢其音以和之。自此以下皆公所矢之音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

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召

公從成王來游於卷阿之上。時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樂而歌

之。故公因陳此詩以為戒。豐城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

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曷為其可
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
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
於此乎。飛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
所可慮也。夫惟慮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賡歌。有
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麟按集傳南亦叶尼心反。還二句截雖阿又與歌叶為隔句韻。
然可不拘。

○伴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賦也。伴魚優游。閒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
酋終也。言爾既伴魚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

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歎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疏義言先公則先主在其中。故傳以先君代先公字。

大全東萊呂氏曰：國家閒暇，君臣游衍，可謂得矣。而優游矣。所願乎成主者，惟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祝之所以戒之也。黃氏曰：漢文之時，賈誼為之痛哭流涕，如禍患之迫乎，其後誼之愛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戒焉。其言亦有法也。豐城朱氏曰：伴與以游，優游以休，則是當閒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主以持盈守

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歎動之也。

爾，主字，取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賦也。取章大明也。或曰：取當為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主字，取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呂記：天子者百神之主也。六世取章者，畿甸要荒，倬然大明，車書一統，無侵陵紊亂之意。厚者，基圖鞏固，不震不騰也。

古義：周昌年云，主字內便有常字意。凡不常者，只如過客一般，不得為主。

麟安集傳：厚叶很口下主，二反。主叶當口腫庚，二反。各以一字。

相就而無定說。魯詩世學厚叶節主切。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第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賦也。第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講意受命二句。一先輩程文云。春秋鼎盛。紹姬錄於后稷之肇祀。大統既集。守成業於文武之相承。此語佳。

有翼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益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言得賢以有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為則。

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麟按。呂氏說亦偶就孝德立論如此。不必謂有意不主四項如疏義說。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賦也。顯顯印印。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綱矣。

蘇傳。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

疏義。顯印見於外者。圭璋存諸內者。大全慶源。輔氏曰。四方為綱。四方以為綱領也。古義。上章為則。以德言此為綱。以位言。

麟按令聞令望細注雖與上作四項說然是三句勿亂令望望字平聲

○鳳凰于飛翱翔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與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翱翔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理或然也藹藹衆多也維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翱翔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疏義禽鳥之性必欲得所止賢者之心必欲致於用苟得見用則隨所使令而皆一心媚愛於天子矣下章之意類此上兩

章重在得賢以自輔此與下章則言賢者集於王朝如此其多是馮異孝德之至具有而足供使令矣故曰使曰命再三致意而與以引以翼相應也

六帖維字承多字來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即見王不能使不能命則無如耳

古義鳳凰毛傳云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爾雅云鷟鳳其雌鳳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詩義疏云鳳在天為朱雀陸佃云鳳鳥之美者能君其類而知時雌則美而不大按京房易傳謂鳳凰高丈二而郭璞則云高六尺許豈亦雌雄之異與又竹書紀成王十八年鳳凰見沈約注及古樂府皆言成王時鳳凰翔舞於庭王授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於

然庭予何德乎以感靈藹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今
被操辭因疑假託故觀書周公留君與篇曰苟造德不降我則
鳴鳥不聞者指召公鳴鳥指鳳也則前此召公未求去之時鳳
回嘗至矣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蕭蕭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於民也

既義下集所止上戾於天禽鳥之性也上愛天子下愛庶人賢
士之心也然不見用則其心不得以自效是使之命之有望於
成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質於君一聽其使

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無勉強不得已之意媚于庶人則見
賢者有維持澹冷之德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葦葦萋萋雖喑喑
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
棲非竹實不食葦葦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雖雖喑喑鳳凰鳴之
和也

嚴緝于彼朝陽曹氏曰向陽而易茂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
者治朝之賢君也○段氏曰劉氏云惟其梧桐葦葦萋萋是以
鳳皇雖雖喑喑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
古義邵博云梧桐百鳥不敢棲止遜鳳皇也古語云爾聽之果

然

孔疏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梧桐一木

麟按集傳嗜叶居矣反山之東曰朝陽與公劉注山西曰夕陽

對皆以地言也○子常曰奉養喻君德不即喻禮賢與下與意

各別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奉養養則雖雖嗜嗜矣君子之車馬則

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

其多矣遂歌蓋總王之粹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大全龍舒王氏曰此詩非不多也召公以為不多者愛君之心

無已也

麟按集傳馳叶唐何反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嚴緝康公三詩皆作於成王將泄政之初公劉洞酌皆直

陳之辭唯卷阿宛轉反覆使人再三歌詠而後悟蓋其深

意所寓實在此篇也

疏意此詩之要在於用賢用賢輔德則為綱為則乃其自

然而伴與優游可保於無窮矣今日之賢士如此其多吾

君之車馬如此其盛則招延禮待以引以翼者王之所當

致意也

麟按竹書紀年又云成王遊於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

十三年

也 召穆公刺厲王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汙，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欽束之意。憚，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者也。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以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嚴緝朱氏以此詩乃同列相戒之辭，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

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此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為王休，又言我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詩之辭戒同列，所以刺王也。○今日無良不善也。○詩詭曰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權位尊重者，往往熱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縱之為患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疏義：憚，不畏明言，不畏正理，而無忌憚也。○順者，馴服之，以教化之意。○此詩大旨在於遏小人詭隨無良，寇虐無畏，皆以言其心術之不一也。後言憚憚，因極醜厲，縉縉之類，亦以極其形容耳。

輯錄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

言然言然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人指京師為中國故三章又曰惠此京師謂之中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華谷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懷詐以從此奸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東萊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予言而其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室之人也○九峰蔡氏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慶源輔氏曰柔遠能邇與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句相應○濮氏曰每章首言民今勞獎可少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廬陵袁氏曰民勞甚矣未能遽望其太平也但庶幾小康耳故教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然所以惠綏者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毋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邇而我王定矣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任人詩

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通解此詩所戒益在王左右而逢且長焉者也觀其詞顧若不
知其惡而忠告焉蓋詩人之忠厚如此○詭隨無良寇虐不畏
是一樣人蘇氏注串說下面着兩箇人字乃語勢使然非以為
是兩樣人也大抵小人千態萬狀不可方物總是這樣人做出
柔遠能邇乃舜責戒十二牧之語遠則恩澤難及故須寬而撫
之如牧鶴然待其自歸可也近則慈惠易徧故擾而習之期於
必牧如牧羊然得以馴擾而適其性也此則小人既過之後細
用安民之功處非謂小人去而遠者自柔近者自能也民為邦
本故柔遠能邇乃可以定我王二句相承著力說
講意全詩俱以安民為主觀每章首皆以民勞為言則知相戒

詩經卷之六
大雅
九
賦

之意在於安民也。且觀蕩及桑柔，則知當時民之勞者，只為寇
虜在位，括克聚斂，及征役不息之類耳。安民只在過小人，故每
章又以無縱詭隨式過寇虜為言也。詭隨之實，則無良也。其從
於君，則詭隨也。加於民，則寇虜也。然不曰無縱無良，而必曰無
縱詭隨者，是小人欲虐乎民，必須竊君權勢，欲竊君權勢，必先
妄從於君，則妄從於君者，小人虐民之根柢也。必當如何而後
為無縱，要在開導乎君，親賢遠佞，維持正道而已。
六帖能如相能之能。謹者使之簡束，而自肅。過者使之退縮
而自止。

說通曰：可見惟此時為可。他日將不及可矣。注：汔，幾也。曰汔，曰
小皆不敢過墮之詞。屢言中國，知小人用事，濁亂在朝廷也。惜

不畏明，際頂上句。謂過此寇虜，小民不畏明命之人。曰柔遠能
邇，以定我王，則當日之不定可知也。

古義：頽，即古云言人勞已矣。至此可以小安逸之。縱，說文云：緩
也。視若不介意之謂詭詐隨從也。萬時華云：通章無章詭隨句
最重。故章章有之。小人禍國，只是一味詭隨。大氏居高位者多
喜歡，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亦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
其意，陰匿其奸。不察而信之，於是逞其無良之志，肆其情
欲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屬之狀，遂其繼繼之奸。寇虜播
於下民，而王國因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隨者不說不
過，戒獲下賤，奔走承奉之態。詭者不隨，雖敦懿操莽亦無進身
之路。合此二字，真可謂曲盡小人情態矣。無縱者，明以辨之，斷

以絕之決不姑息也。謹說文云：慎也。與縱字對看，嚴察云。人見
說隨者無所傷拂，則自為善良，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為自利之
計，而非忠於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說隨，
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式發語聲，過爾雅云：止也。郭璞云：今以
延相止為過。寇說文云：暴也。尚書注云：羣行攻劫，曰寇。虐說文
云：殘也。寇虐二字串說，謂逞虐於民，荼毒如寇，孟子所謂民賊
也。

麟按集傳明叶謨郎反古義陽韻。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逖。無縱說隨，以謹愒愒。
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賦也。述聚也。愒愒猶謹詳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休

美也。

大令慶源輔氏曰：以為民逖者，蓋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謹詳乃
說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臣，則下有憂苦之夫矣。無棄爾勞
者，蓋同列平時相與為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曹氏曰：自
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安成劉氏曰：
章內二休字異義。

說通愒愒如爭事爭功，起釁造端，皆是小人得志，類然。當時非
真有除奸之成勞，曰無棄爾勞者，重其責，故往來其詞以誘進
之也。

麟按集傳愒叶尼循反古義尤韻。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說隨，以謹固極。

式過寇虐無俾作厲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因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因極亦是詭隨者之證。以妄隨人則為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式過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親之乎。華谷嚴氏曰：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德也。○壘山謝氏曰：若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為。侮老成遠耆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東萊呂氏曰：此章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世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愒息世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嚴緝愒字亦作憩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者之辭。觀下篇可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言所為甚廣大。欲其加謹之辭也。併觀下篇第四章則所謂少年小子必王所寵任之人也。

六帖正字皆言國之紀綱法度

說通戎雖小子而式弘大以禁奸之擔授之使不得弛也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大雅 卷之六 大雅

麟按集傳敗叶蒲寐反大叶特計反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謹繼續式過宥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賦也繼續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王寶慶之意言王欲以女為王而寶慶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為王意以相戒也

孔疏繼續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

疏義我雖小子而式弘大憂其任負之重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體其愛念之深也皆所以為同列謀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正反又其於正敗臨川王氏曰正敗者收

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若正反則無正也

麟按繼字字彙無平音則自與下反諫叶古義安殘寒韻繼反諫銳韻是也蓋各章本皆四句截上言民當安下言民之所以安無縱作轉為正耳但六帖則此亦紹前四章作通章一叶

民勞五章章十句

語類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主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便自可見故某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戒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凡伯刺厲王也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癘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歟之詞耳。疏義出話不然。恃其便佞者也。為猶不遠。蔽於近小者也。既以出話為猶。並言而又以猶之未遠申言之。蓋謀出於心而後言出於口。二者相對而謀為主也。太全三山李氏曰。愛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自下文以至末章皆大諫也。

通解無所依據就理說其心以為有聖人則恐其得罪於名教。或有所畏懼而不敢盡違乎理。今其心以為世亂無復有聖人則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宜矣。然亦此人之自無忌憚耳。天下豈真無聖人哉。又不實之於誠信。昭注又字作歷數其實不必相承。本章大意則謂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女當修己以回天意可也。今若此民將何所。廖邪。此無乃人亦有責不可盡怨於天也。故我用大諫於女。庶可以回天意而安民耳。天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厥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懼矣。民之莫矣。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令。

憚悅莫定也辭輯而憚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疎義難者艱難而不易處之時動者脆危而不得安之時欣欣然不慎也沓沓然不勉也

大全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以為適天方蹶動則人當斂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

麟按辭字鄭孔以下皆主政教說至坦叔而始解輯憚以為同心謀國議論和協大全亦載之於是文裕文定皆從其義然味

集傳無此意也且詩取每章立論次第說出不必逐句各有照應連絡六帖屢言之何必此處獨當爾邪集傳難叶泥消反憲

叶虛言反一韻蹶泄一韻輯叶祖合反憚叶弋灼反與洽莫亦

一韻也六帖亦欲作通章一叶則疑難憲俱去聲讀然與四不聲概叶終不可曉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即

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况其僚友乎

木全定字陳氏曰觀及爾同僚之言則為相戒甚明麟按集傳笑叶思邀反古義蕭韻字彙云易萃初爻著號一握

為笑淮南子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叶同

徐鉉云案孫恂唐韻引說文云笑字從竹從天而不迷其義今俗從犬又案李陽冰刊定說文從竹從天云竹得風其體木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審洪武正韻注亦云從天誤也

○天之方虐無然譖譖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用憂譖多將煇煇不可救藥

賦也譖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躑躑躑貌耄老而昏也煇煇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嚴緝灌灌款款疏曰至誠款實躑躑躑貌李氏曰說文舉足高

是驕之意

疏義上章誘之使聽其言此章警懼之使不可不聽其言

○天之方憯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斃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蕩蕩曾莫惠我師

賦也憯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天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斃屎呻吟也葵揆也茂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釋文斃都練反郭音姑屎許伊反郭因香惟反

孔疏尸謂祭祀之時以為神象。殷屎，呻吟，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若呻吟之聲也。

蘇傳或夸或毗而威儀迷亂。

通解威儀迷亂當就小人身上說。

說通大言夸人必有講張凌厲之態。詭言毗人必有蘧條威施

之狀。故曰威儀卒迷斯時也。小人之焰張善人之氣結即

載尸固不可得也。

古義平鄭云盡也。迷說文云惑也。屈已卑身求得於人蘧條威

施亦孔之醜其終日所行之威儀盡錯亂回惑也。善人憂國之

人載之言則也。萬時華云或束手旁觀或屏跡閑處皆載尸也。

徐幹云君子者行不踰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

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枉口佯愚苟免

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善人載尸此之謂也。屎當從

說文作𦄨云呻也。本無屎字又俗以糞為屎。莊子謂道在屎溺

是也。然古文屎本作𦄨一字兩為可見其謬。

麟按字彙殷屎之殷本作𦄨與𦄨同糞也。則是亦有屎字也。

洪武正韻二紙則但云矢與屎同無屎字。又殷屎魯詩世學本

作𦄨。子由云亦作唵。注又言二字是四句一截提掇處。

天之曠民如墮如籠如墮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曠民孔易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曠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墮唱而籠和墮判而圭合。取

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

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鄭箋易易也

孔疏以韻當為改易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處末故乘而反之

嚴緝曹氏曰說文云在屋曰甸在牆曰牖甸音牖○傳曰取攜言必從也疏曰物在地上手舉攜之○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

陳義無所費三字訓攜無曰益下句

輯錄通釋曰言求之即得而無費於己以益之也六帖賦於有生其理既備庸民於既生之後則不過開其菽豆

其明而已必不復益之也

說通六七八章正告以回天之實事六章即堯簞珪璋攜取之不與而示以道民之方也民辟不可更教之辟則我不立辟而民之不辟可知也此言外意

古義取孔云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說文云提也謂以手舉之取攜只是下意言如取物於他處而以手舉之也

麟按此章亦四句截孔疏妙可以意會古義簞珪攜齊韻益易辟辟陌韻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疆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介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強國也屏樹

也。所以為救也。太宗強族也。翰翰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不可畏者至矣。

孔疏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墻之名。

大全安成劉氏曰。屏樹。所謂樹塞門也。

通解甲於他邦者為大邦。蕃於他宗者為太宗。太宗異姓之強族猶梓材。所謂大家。孟子所謂巨室也。

說通七章。言藩垣屏翰城之不可不樹而進之以修德也。五者雖亡國敗家未嘗無之。無德以為之主。則不為我有。故曰無裨。

城壞無獨斯畏。

古義善人在位。足以建威銷萌。天下望其氣勢。自然有所畏懼。而不敢發。故曰維藩。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后非眾罔與守邦。故曰維垣。荀子云。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麟按集傳。翰叶胡由反。與藩垣一韻。寧城一韻。壞叶胡罪反。與畏一韻。六維字平然。亦可在四句。截懷德以下另轉。五者有形而德無形。曰維寧者。天下康寧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俞。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

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且亦明也。衍寬縱之意。

○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嗒也。虐也。

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嗒也。虐也。

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嗒也。虐也。

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嗒也。虐也。

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嗒也。虐也。

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嗒也。虐也。

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嗒也。虐也。

也。憐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目監在也。者乎。張子曰。天体物而不遺。猶仁体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吳夫曰。明及爾出。王果大曰。且及尔游。你無一物之不體也。

毛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

疏義。戲豫者。自慢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意。○天者。理而已。理無往而不在。故天無往而不監。知此則敬天之意。常存而易亂為治。無難矣。此一詩之要旨也。

大全朱子曰。才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目監在茲。通解。此詩凡說天處。便及民。說民便及天。則此章所謂敬天。亦不可脫安民意。

呂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也。無網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麟按。集傳。明叶謨。郎反。王音往。叶如字。且叶得綱。反古義。怒豫。遇韻。淪驅。虞韻。明王陽韻。且衍。霰韻。

板八章章八句。

大全華谷巖氏曰。二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至八章。皆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謀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

詩經說約 卷二十二 大雅 三十 職 職 職

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因善終，如疾威而多僻也。蓋始為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疏義：「據理而正言，蕩蕩二字本稱美之詞也。三四方怪之，而為怨之之辭。五六以下，又探其亂亡之故也。」

增釋許氏曰：此章言人之多僻，非天命之本然，人自失其初爾。以起後章之意。

語類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

疾威而多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主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其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面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先生領之。

六帖蒸茂四句，總是解上文而天生二句，又是喚起下文靡不。二句又解上句，正見命之匪謬也。章意只要說到末二句，以為歸宿。但上文來得十分委曲，正如羊腸詰屈，遂令覽者駭愕，不知所以。始尤於天而卒自解之，本意不過如此。他却做出許多蹊徑，如此發端亦文之奇絕者也。然其妙處只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折，便委婉圓轉，意味無窮。不然亦止是直頭布袋耳。又可見文章機軸，正不在多。末四句兩層，意緣他肯一句說。

詩經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詩經卷之二十一 詩經卷之二十一

盡故推原上又着推原傳中兩益字正得其肯

麟按孟氏者總辭亦同護於王之辭也集傳謀或叶市隆反以

就終終或叶諸深反以就謀古義主就終繫東韻

文王曰咨咨女股商曾是在位曾是在位

天降惛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為文主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彊禦暴虐之臣也

培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惛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

知厲主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主所以嗟歎殷紂者言此暴

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惛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為

乏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

呂記力言任之之堅也

嚴緝曾則也論語曾是以為孝乎

大全墨山謝氏曰彊彊禦禦如禦入於國門之外之禦○華谷

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為文主之詞蓋陳厲主之失而託之商也

所謂借秦為諭耳○慶源輔氏曰此章以下託為文王嘆紂之

詞者蓋厲主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主之虐大略

似紂以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豐城朱氏曰厲主之惡貪暴

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培克之人

曾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曾是在服謂以之

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培克也即所謂惛德也而以

為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其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

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為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

詩經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詩經卷之二十一 詩經卷之二十一

得而歸於天矣

說通託言紂者厲主之惡略與紂同亦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
生也會是怪詭之詞歸云會是彊禦會是格克而使在位在服
平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而用彊禦格克乎

古義每章俱用文王二句起不用韻亦變體○陳際泰云板刺
厲主也其似刺同列託也惟民勞亦然至蕩而亂益深矣其每
章以文王發端亦託也託同列指言時事也託文王乃不指言
時事託同列可盡言也託文王尤可盡言也文王尊益巫刺譏
又在勝國夫在勝國於是益展其言故曰亂益深也
麟按集傳服叶蒲北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侯作侯祝靡屈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
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
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
謗之無極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怨禍之及也故
詭謀譎詐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
自揜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
反使之居內矣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
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
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通解 裴慶曰 欲乎賊 當先清朝廷 真文忠公曰 內有衣冠之盜 而後外有于戈之盜 亦此之謂

說通 顧東江云 凡小人倡為害民之事 必有一段邪說 辨博以濟其奸 如商鞅王安右是也 人主不察而信之 明是引寇攘而使居於內矣 是以怨晉並興 靡有屆究

○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 女息然于中國 斂怨以為德 不明爾德 時無背無則 爾德不明 以無陪無卿

賦也 息然 氣健貌 斂 怨以為德 多為可怨之事 而反自以為德也 背 後側 傍陪貳也 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 皆不稱其官 如無人也

孔疏 陪貳 謂副貳王者 則三公也 卿士 謂六卿也 左傳曰 物有

陪貳 天生季氏 以貳魯侯 諸侯以上卿為貳 則知天子陪貳 唯

三公也 冢宰雖亦貳王 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麟按 後四句 故有两解 一解由無入 故不明 是責在輔弼也 孔疏 呂詒 駁緝 大全 竝同 一解由不明 故無入 是責在舉錯也 疏

義通解 講意 說通 詩通 古義 並同 然大約 呂駁 與 大全 注 疏 通解 以下 本 疏 義 也 亦 不 辨 誰 為 一 定 之 說

○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 天不酒爾 以酒不義 從式既 飲爾 止靡明 靡晦 式號 式呼 俾晝作夜

賦也 酒 飲酒 變已也 式 用也 言天不使爾 沈酒以酒 而惟不義 是從而用也 止 容止也

疏義不義 與上章義類相反 即小人也 酒 於酒 則昏於德 不知

其為惡類而任之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既愈爾止則所謂威儀幡幡威儀必必也靡
靡靡則無聞於明晦也式號式呼則所謂戴歸戴也人當
書日有所作為今俾畫作夜則渾不視事也○華谷嚴氏曰非
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爾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而
飲酒不息叫號誰呼使畫作夜荒亂甚矣

古義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豈使爾漫不事事乃偕其且而酒於
酒乎從隨式用也爾於不義之人隨其所行用其所言因遂以
飲酒為樂事而君臣交酒耳小人盡感其君如聲色狗馬之類
固自多端而飲酒亦其一彼乘醉飽之昏惟有所為也明言曰
晦言夜言其窮日夜以為樂也按禮記云飲酒之節朝不廢朝

日不廢夕今王異是矣式發語聲與篇中諸式字不同呼當作
虞說文云呼聲也蓋太斗之聲至於號呼則酒酣極矣漢書成
帝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相已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
畫而問班伯曰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
號式講太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
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按微子篇云天毒降
災荒放邦方興沈酗于酒酒誥篇云在今後嗣王酣身用燕喪
威儀皆紉酒酒之證

麟按疏義說則因酒酒喪德而任用不義上章理亦仍主從解
耳然說通云惟不義之小人是從是用也君臣相與導飲也與
此古義正同蓋天丕酒爾以下六句大都酣酒一套意不必又

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木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麟按集傳時叶上止反。舊叶巨已反。魯詩世學音几。一韻。人刑
傾又一韻。

○文主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
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
也。○言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
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
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
此爾。殷鑒在夏。蓋為文主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孔疏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將欲顛仆。傾拔之時。其

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之實先斷絕。但
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
以顛為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拔。
謂樹拔也。揭者。蹶倒之意。為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
拔而已。見其根。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
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

疏義注根本之實。指國家天命。言蘇氏注亦以天為根本之實。
說通枝葉未有害。謂四夷未侵。諸侯未叛也。本實先撥。即任小
人等事也。末二句。猶有望之之意焉。○厲王之惡。有四。任小人。
廢典刑。酒。酒。魚。魚。而其本皆根於任小人。故各章屢致意也。
麟按。明明又言本實先撥。指國家天命。言而打動人主。却在枝

葉未有害上。蓋昏主所以恣睢無忌。凡為見外標為可恃耳。不
 知其穢德已為天所棄久矣。安有本撥而終不顛沛者乎。要此
 諸說種種亦總是一意集傳揭叶紀竭去例。二反撥叶方坎筆
 烈二反世叶始制和列二反。
 為八章章八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二

終

葉未

有

害

上

蓋昏主所以恣睢無忌

